



从小是个“兵”

□黎强

小时候，我对解放军的崇拜可以说是神圣的、纯洁的、至高无上的。

家住老县城小西门河坝街半边街，每年都能见到适龄青年参军入伍、敲锣打鼓送喜报、胸戴红花放鞭炮的场景，真是羡慕得不得了。特别是哪家的妈老汉儿站在贴着一张“光荣之家”荣誉状的门口，接受左邻右舍的祝福话，脸上泛着润润的红光，笑得合不拢嘴，还忙不迭热情大方招呼“张二哥，进屋进屋，喝杯豆豆酒”“莽子，怵起干啥？快进来，把酒整起”。此时，还没等大人们进屋，一帮左邻右舍的娃儿就抢先一窝蜂拱进去，把主人家摆在席桌上的水果糖、瓜子、花生、瓜分得所剩无几。主人家也不恼不怒，反而说“多拿点，多拿点”。

那时候，每家每户解决温饱问题才是头等大事，大人们哪顾得上自家娃儿哟。暑假中，我家仨兄弟也学着街上大哥哥们样子，趁父母上班后，偷偷地跑出城外很远的艾坪山或沙湾堰塘去挖些“观音土”（当地人称“白散泥”），用于捏泥巴手枪。

弄回家的“观音土”，经过水浸、反复揉搓、塑型，才可以开始慢慢用小刀、木尖雕刻手枪模型。仨兄弟为了自己拥有一把“枪”，都在精心设计制作。哥哥要造“盒子炮”、弟弟要造“驳壳枪”，我提劲打靶地说要造“左轮手枪”，兄弟间一会儿互相帮助，一会儿又相互拆台诋毁，最后都造出了似枪非枪的“枪”，还高兴得不得了，拿着自己的枪，嘴里发出“啾啾啾”“呼呼呼”“哒哒哒”的模拟枪声，完全进入了战斗状态，玩得亦乐乎。

挨老县城“弹绵社”住着一位吴姓复员军人，大家都喊他“吴大汉”，娃儿们则对“吴大汉”有些惧怕，还是毕恭毕敬地叫“吴叔叔”。据大人们讲，他原是解放军的侦察连长，会些拳脚功夫，上街下街随身带一把明晃晃的大刀，刀柄上系着红绸，走路时腰杆挺得直直的，很神气又威风。

“吴大汉”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很会摆“龙门阵”、善于讲故事，讲他在部队的所见所闻，讲他的拳脚功夫，这很吊我们这群毛头小子的胃口。只要他在街口一出现，一群娃儿就踹出来围着他喊“吴叔叔，讲故事，讲好事，好不好？”“吴大汉”也不推辞，洪钟般的声音甩一句“好嘛，黄葛树那边去坐好嘛，讲一个嘛”。随即把大刀立在树干边，边讲还边辅之手

势，加上一些武术动作，让娃儿们听得津津有味，连喊娃儿回家吃饭的大人们也被吸引了，干脆席地而坐，听“吴大汉”滔滔不绝地讲着……

由于打心眼儿里一直崇拜解放军，想长大后参加解放军保家卫国，因此，到了读书年龄，每年学校组织的军训，我是特别认真特别投入的。

那年，小小年纪的我被选为年级军训拉练队伍的旗手，走在长途拉练队伍的前头。记得是从学校出发经柳林坝、五举沱、双堡，再去先锋场。我身着标配服装：一身军绿色衣裤、白网鞋，戴着红领巾，斜挎一只军用水壶，一路上举着红旗雄赳赳气昂昂地领路，心里面一直想着电影《闪闪的红星》潘冬子举着红旗走在队伍前面的镜头，可带劲儿啦。二十来里的路，一点没觉得累。校外辅导员是部队上的一个排长，表扬了我，还在班主任面前夸奖了我好一番，心里像喝了蜜糖一样甜。

可到了晚上回到家，我才发现嗓子嘶哑了。那是因为循环高唱少先队队歌以及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《红星照我去战斗》等歌曲，不懂保护嗓子造成的。尤其是我的双脚脚板上布满血泡水泡，痛得我泪水在眼眶打转转儿，趴在床上让母亲给脚上的水泡血泡抹清油敷火去毒。

父亲见状，在一旁故意调侃我，“这副小样儿，还想当解放军？恐怕还不够格儿哟！”我不服气，翻身起床，摸出藏在床脚下用墨水涂刷成黑漆色的泥巴手枪，咬牙忍住双脚疼痛，站上一张木板凳，学着电影里解放军指挥员的样子，把手一挥“冲呀”，还冲着父母亲气鼓鼓地问“哪个说我不像解放军”，把父亲母亲逗得捧着肚皮笑得前仰后合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）

童年打水漂

□徐成文

小时候生活在乡下，很热衷于打水漂这种游戏。

打水漂的工具十分简单，只需扁平的石块即可。每当放牛、割草、拾柴或者放学的途中，只要经过水塘或者小河，我们都要停下脚步，玩一会儿这种打水漂的游戏。

打水漂首先得找到适合自己的石头。石头大小、重量、厚薄，都会对打水漂的效果产生影响。我们打水漂前，都要精挑细选小石块。那种小巧、轻薄的石块为我们最爱。

打水漂还要有合适的角度。打水漂时，需要石块以一定的角度飞越水面，才能产生跳跃的效果。据我们多次实践总结出的经验：将石块以30度左右的角度掷出，石块方能在水面漂得更远。

小时候对这种游戏总是很迷惑：为什么石块飞出去那么远，却还能在水面上飞行自如？后来到了中学学习了物理知识，终于搞明白了这种打水漂游戏的物理原理：根据流体力学的原理，流速越大压强越小。当密度比水大的物体掠过水面时，带动它下面的水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快速流动，从而压强减小，而更下面的水是静止不动的，产生的压强大，如此就对物体产生一个压力，当压力大于物体的重力时，物体就会弹起。这样的情况重复多次，物体就会出现在水面上跳跃的情况。当压力小于重力时，物体就沉入水中。此外，当物体旋转时，能更加带动水的流动，跳跃的次数会更多。

这种打水漂的游戏可以单人玩耍，但总感觉没有什么意思，所以多数时候是一群孩子在玩耍。在简单的猜拳确定比赛的次序后，我们的比赛就开始了。比赛的项目一般是两个方面：一是看石块飞出去的距离长短，二是看石块在水面击出的圆圈数量。前者或许只要手臂的力量大就可以取胜，后者则需要讲究技巧——选择很薄的石块，身体向右边倾斜，手臂与身体大约呈45度角，半蹲身子，用臂膀力量发射出去。那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，我们比赛输赢不过是一颗水果糖或者一把牛草而已，但大伙却能在这种游戏中寻求一种快乐和满足。

打水漂对锻炼人的手臂肌肉很有益处，所以小时候大人看见我们玩这种游戏，他们不但不反对，反而还鼓励我们参加。更有那种童心未泯的家长，也会被这种游戏吸引，加入进来。

令人遗憾的是，由于物资的富足、游戏项目的增多，现在这项游戏逐渐被人们遗忘。或许这项游戏要在水边进行，家长怕孩子掉进水里出现事故，所以绝对不让孩子去水边玩这种游戏。

现在，很多人嘴里也常常冒出“打水漂”这个词，但绝对不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游戏，而是比喻一个人投入金钱或者精力较多，却没有丝毫收益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散文学会会员）

一碗干白饭

□舒德骑

当知青回城已30多年。在农村那艰难苦涩的年月里，住猪圈喂蚊虫、点油灯煮红苕、穿草鞋担大粪、刨坟山种苞谷之类流汗流泪的往事，随着时间推移，渐渐都淡忘了。唯有一件芝麻小事，令我刻骨铭心至今难忘。

1971年冬天，毫无背景的情况下，我淘汰了一起被推荐的5个知青，接到了招工单位的录取通知！这般蹊跷的结果，至今对我依然是个谜。

“舒知青要回城当工人了！”这消息一个早晨便传遍了全生产队。山里人淳朴憨厚重情，从我接到通知到离开生产队，我住的那个叫“阳雀屋基”的农民，十多天排起队给我饯行。同我住在生产队知情屋的另外两个知青，也因此沾光应邀作陪，着实好好犒劳了一下他们的嘴巴和肚皮。

这地方是川南毗邻贵州的一个山区，山高路陡，贫瘠偏僻，农民生活极苦。那时，队里一个全劳力出一天工大约能挣1角多钱；一个人一年大约能分100来斤谷子，外加一些红苕苞谷之类。青黄不接时，多数农民只能靠瓜菜充饥。遇上灾荒，则只能以糠菜喂肚皮了。即使是秋收时节，农户们也不敢奢侈，他们喝的稀饭或苞谷羹，多数人的碗里能照见人影。

农民们给我饯行，一般的人家是炒几个素菜，煮几个鸡蛋，偶尔也见一点油荤；殷实一些的人家，则会忍痛杀一只鸡，做半锅菜豆花，再打上几两红苕酒。

该请的请了，该说的说了，收拾好简单的行李，第二天一早我就准备下山了。可临要走那天下午，我从邻队一个知青家回来，走到一块田坎边，忽然被人拦住了，“舒知青，你回来了！”抬头一看，原来是本湾子的农民田进财。看样子，他已经在那里等候我多时了。

“舒知青，晚上我想请你吃顿饭……”他背倚着，嚅嚅着对我说。

这个田进财，一辈子不但没“进财”，反而是队里最穷最让人瞧不起的人。他患有哮喘病，别人上班一天评10分，而他只能和

妇女一般评7分。

看他那可怜巴巴请人吃饭的样子，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点了点头。不知为什么，他请客只请了我一个人，没请另外两个知青。来到他家，光线昏暗，墙壁黢黑，屋顶上的草已遮不住天。从小到大5个娃，个个衣衫褴褛脸似花猫，吃饭的嘴连起来足有一尺长。他们睁着惊讶又兴奋的眼睛望着我——他们家里居然来了客人！

田进财堂客把菜端上来了，一碟凉拌萝卜丝，一碟炒黄豆，一碗南瓜汤，一碗酸咸菜，菜和汤中没有一星油荤。没有酒，寒暄几句，田进财为难尴尬地挤出笑，招呼堂客端上两碗饭来——两大斗碗干白饭！白亮亮油浸浸的干饭一端上来，那几个娃的眼睛一下便绿了，盯住饭碗像一群饥饿的狼崽。田进财把他们轰到了外面的灶房后，尴尬地对我笑笑，“舒知青，无肉无酒，只请你吃顿便饭、吃顿便饭……”

搁在我面前的这碗干白饭，我哪里吃得下去！粮食在这家人眼中，简直是珍珠或玛瑙。我明显看到，田进财的那碗里只有面上薄薄一层饭，而下面全是白萝卜块！再走进灶房，只见几个娃大失所望眼泪汪汪，手里全端的是白萝卜块！

“这咋个要得！”我端起那碗干白饭和娃们的菜碗，一下全倒进了菜锅里，搅拌了几下，我给娃们一人添了一碗。田进财和他堂客着了急，急得眼泪快要流出来，“舒知青，你不给我们面子、不给面子……”

“不，田哥、大嫂，是你们不给我面子！算了，让娃儿们吃几颗米吧！”我对几个娃说，“长大好好读书，离开这山旮旯，你们就顿顿都能吃干白饭！”昏黄的油灯下，几个娃端着饭碗不敢下口，一会儿看看我，一会儿看看他娘，最后似懂非懂糊里糊涂地点着头。

我好不容易吃了半碗萝卜饭走了，含着泪回到住的知青屋。我走后，背后传来田进财骂他几个娃的声音。那晚风很大，天很冷，我冷得到天快亮时还没睡着。世事沧桑，这些年，我时常想起这件小事，时常都在心中暗暗祝愿，祝愿黄桷村的人，特别是田进财和他那几个娃，顿顿都能吃上干白饭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江津区作协原主席）

